

柿子熟了

寒露时节,仿佛只是一夜间,柿子变魔术般地红了皮。原本青涩的孩子,一下子长成了,光亮饱满,珠圆玉润,初识风情了,已经懂得凭借自己的气息和姿态去笼络人心——笼络那个她中意的他的心。

至今记得多年前孙红雷的一句广告词,“我们都是故事的人,有朋友,人生比戏更精彩。”简简单单的广告词,道出朋友深沉内涵,一语点破人生况味。你说是精彩也罢,你说是沧桑也好,总之,有故事,有朋友,这样的生命,便有了沉甸甸的厚重感,不再那么青涩,不再那么单薄,不再那么经不起风雨,不再那么浮花浪蕊地经不起推敲。我说的是人生,也是柿子,你追我赶的,一个挨着一个,在某一个清晨抑或黄昏,在某一个晌午抑或夜晚,柿子们纷纷缀上枝头,不寂寞,不孤单,要一起来,要走一起走。人们,你摘或者不摘,我们都静静地,等候你,不焦不急;鸟儿,你啄或者不啄,我们都沉默着,迎接你,不言不语。

那年,在肥东,一条长长的废弃铁轨,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爱情隧道。一株柿树上,尚未采摘的柿子,一盏一盏红灯笼似的,吊在光秃秃的枝干上。是一处风景,也是一幅小品画。也是初冬,去南屏,立于一户人家的三层楼房顶上,这个小小村落里,几十户人家的房舍尽收眼底。格外暖心的,是一棵棵散落于院落里结满黄澄澄果实的柿子树。傍晚,崇山峻岭的

那边,熊熊大火不依不饶地燃烧起来,白日里雪白湛蓝的云彩,你拥我挤地加入燃烧的队伍。漫天红霞照亮了浩瀚无垠的天空。在黄昏美妙天空的大背景下,再看依偎着青砖素墙的柿子树,竟至生出于大海里触礁又涉险而过的惊惶和劫后余生的绵密欣喜,有一点疼痛,有一点麻木,终于,吁出一口气。那一口气,好长好长。

春天来了,柿树的叶芽一点一点地萌出来,起先指甲盖大,很快便有了孩子的手掌大。到了初夏,一片柿叶足有膀阔腰圆男人的手掌大。翠绿的叶丛间,涌出一簇簇的淡黄,淡淡的香芬,随风飘荡在空气中,引得蜜蜂和蝴蝶远远地赶过来。听见蝉在枝叶间长长嘶鸣的时候,柿树开始挂果了,毛茸茸的,仿佛幼小孩童握起的拳头,又似在父亲跟前撒娇的小女儿撅起的双唇。

小区里,很多柿树都和桂花、栎树比邻生长。寒露时节,桂花呈橘红色,柿子橘黄色,栎树的果子则呈现出艳丽的砖红色。临近中秋,悬在中天的月亮,仿佛有画家在一天一天地描摹她,眼看着她一天赛过一天地丰美起来。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两个夜晚,走在小区里,把视线拉得长长地看月亮,再把视线拉得近点看柿子看桂花看栎树的果子,兼之桂花的香芬一阵一阵地扑过来。人间天堂,不过如此吧。

◆笔走万象

◎子薇

这样的时空交错间,在月光的笼罩下,柿子、桂花、栎树,它们是近邻,是亲朋,是失散多年而今得缘而聚的故交。

尚未熟透的柿子,咬在嘴里,是生涩的。那涩,如同冬天的夜晚,拉得长,长得一眼望不到边,那种不适,让人难受。忍不住了,往嘴里灌水,吃糖,都不能化解,那涩,仿佛生了牙齿,在一口一口地咬人,有着整一样的蛮横和坚持不懈,一旦咬着什么,轻易就不再松口了。催熟柿子,母亲有她的办法。把柿子放进米缸里,用大米埋没它,几天后便成熟了。我尝试过另外的法子,用一个封闭的袋子,把生柿子和苹果香蕉等放在一起,只需天把工夫,生的柿子便能熟透。

那几年在武汉读中专,每年寒假回家,总拿自己节省下来的钱买些礼物带回家,其中有一样,就是柿饼。熟透的柿子,老人幼儿都爱吃,撕开一块皮,拿嘴巴对准柿肉,轻轻一吸,那种肥美,那种软滑,那种甜和鲜,一只还没吃完,手已伸向了第二只。想象不出,那般软嫩滑润的柿子,在加工成柿饼后,竟有了筋骨,有了嚼劲。吃柿饼,相对于新鲜柿子,大约安全得多。每每打开一袋柿饼,一家人围坐一起,你一个,我一个,不大会工夫,便每人一连吃下去好几个,好生解馋;吃罢,饭菜做好了,又连饭带菜地扒下去两大碗。



天瑶画

有些「美丽」须隐藏

◆世说新语

◎俞剑明

早前,有人在网上宣称:“我已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著名诗人!”此言一出,引来吐槽声一片。

有人诘问:“不知老兄的大作属于‘废话体’‘设计体’,还是‘白云体’‘乌青体’?”

有人调侃:“现在凡会扯几句诗的,没有一个不‘著名’的,不知阁下是否知晓比你更‘著名’的诗人北岛的那句话——诗人最重要的,是永远保持警惕,永远谨记自己的身份,不要因为荣誉、金钱,忘记自我。”

有人则建议:“不妨认真读读梁衡先生的文章《有一件事想了很久,不吐不快》。”

梁衡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是几年前从《人民日报》上读到的,在作者是“不吐不快”,在读者则深感“淋漓痛快”,有几段已记犹新。

“津贴是什么?就是生活补助。正常情况下,一个有自尊心的人很少要人补助,如果真拿了别人或政府补助也会忐忑不安,低调处事,加倍工作。现在反过来了,把‘津贴’挂在嘴边,印之名片,显于报章,足见其浅。”

“当年知识分子生活困难,窘迫拮据。县里重才,就特批给一些老教师每逢重大节日猪肉二斤,但我从未听说过哪个教师自我介绍,享受猪肉二斤。”

“如果有人出国去也印一张‘享受’字头的名片,一是外国人看不懂,二是真看懂了就更糟,要大丢人格。”

现实生活中,有些“美丽”是需要隐藏的,譬如隐藏自己的优势,隐藏自己的特长,隐藏自己的荣耀,越是隐藏,越风度翩翩;若不知隐藏,一味张狂,迟早会出乖露丑。

80多年前,一位美国女作家被邀参加笔会。坐在她身边的,是一位匈牙利年轻男作家。女作家衣着简朴,沉默寡言,男作家以为她只是一个不入流的作家而已。

于是,他用居高临下的口气问女作家:“你有多少大作发表呢?能否让我拜读一两部?”

女作家回答:“我只是写写小说而已,谈不上什么大作。”

男作家似乎证明自己的判断了,于是更为咄咄逼人:“你也是写小说的,那我们是同行。我已经出版了339部小说,请问你呢?”

“我只写了一部。”

男作家鄙夷地说:“噢,你只出过一部小说。能否告诉我这部小说的名字?”

“《飘》。”女作家平静地回答。

那位不可一世的男作家顿时目瞪口呆。

这位女作家名叫玛格丽特·米切尔。只一部《飘》足以奠定她在世界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而那位自称出版了339部小说的男作家,现在连姓名都无从考证了。

在中国,同样有不少成就虽大,但不追名逐利、不显山露水的谦谦君子。不妨看看几则短小的《启事》:

一是老舍的《辞王启事》。1930年5月,老舍辞去英国东方学院中文讲师职务后返回北京。月底,《学生画报》记者陈逸夫,代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艺团体“笑社”造访,欲请老舍做“笑王”,以资号召。没见到老舍,于是留下一信。

翌日,陈逸夫便接到老舍的《辞王启事》:“你封我为‘笑王’,真是不敢当。依中国逻辑,王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人大轿,而我无妃无府无轿,其‘不王’也明矣!”

二是周璇的《辞后启事》。“顷闻报载,见某报主办1941年电影皇后选举揭晓广告内,附列贱名。顾贱性情淡泊,不尚荣利,平日除为公司摄片外,业余唯以读书消遣,对于外界情形极少接触。自问学识技能,均极有限,对于影后名称,绝难接受,并祈勿将影后二字涉及贱名,则不胜感荷。敬希亮鉴。”启事写得卑不亢,有理有据,文白互用,格调与做派都胜人一筹。

三是端木蕻良的《杜门启事》。上世纪40年代他在桂林居住时,潜心创作。可是由于名气太大,访客不断。为不影响创作,他作诗一首,贴于大门之上:“女儿心上想情郎,日写花笺十万行。月上枝头方觅媳,梦魂又欲到西厢。”看似在倾诉儿女情长,其实是含蓄委婉的手法杜门谢客。来访者多为文人,看后心领神会,折身而返。

一位诗人朋友说,过去圈内的大咖,诗作不凡,道德修养更是令人钦佩。现在不一样了,事关名利,一拥而上,甚至“赴汤蹈火”,不择手段,全然不顾吃相好坏。这种场面,岂是儒雅人应付得来的?

先贤有云:“利不可以虚受,名不可以苟得。”凡念念不忘头顶名衔或光环者,大抵是浅薄之辈。殊不知,有些“美丽”的东西一旦夺到了手,便无足观,便本色全无。

◆朝花夕拾

◎贾献文

美味的豆瓣酱

母亲做豆瓣酱,一般是在立夏之后。天气已热,我们这伙小萝卜头,已脱去上衣,追逐游戏,弄得一个个大汗淋漓。

做豆瓣酱,从我懂事起,母亲年年做,母亲做豆瓣酱也是我的一个小小“节日”。为什么会成为我的小小“节日”呢?这于我能吃上一大碗煮得烂烂的黄豆有关。

母亲将精选过的黄豆放到煮饭的铁锅里煮烂,这时,她会盛一碗喷香的煮烂的黄豆给我吃。那个年代农村小孩没有什么零食可吃,能吃上这么一大碗喷喷香的、烂烂的黄豆,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母亲将煮熟的黄豆从煮饭锅里盛到木桶里,再将木桶提到楼上。楼上的一张八仙桌上早铺好了竹帘子,竹帘子上铺着一块白纱布,母亲将木桶里煮熟的黄豆均匀地摊在白纱布上,接着用早准备好的几张旧报纸将煮熟的黄豆严严实实地盖了起来,她手脚麻利,动作娴熟。

读眼色

读鲁迅先生的诗文,真是解渴止痛。就拿眼光来说吧,先生所写下的脍炙人口的就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白眼看鸡虫”之类。而对于那些损人牙眼不地道的人,先生更是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甚至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这种眼色可算是一种高境界了。不屑一顾,懒得一看,连眼光也吝啬,是真的气概,真的风骨。

说起眼色,晋代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大有名气。阮籍这个人“傲然独行,任性不羁”。史书上说他“能为青白眼”,见礼俗视之,以白眼对之。就连其友嵇康的哥哥嵇喜前来,他也同样表现为白眼。及遇同道之人,则以青眼对之。以至于画家顾恺之为阮籍画像时,从不画眼睛。像阮籍那样爱憎分明,不加丝毫掩饰地将爱恨行之于眼色,的确称得上任性和狂傲。这正是魏晋士人那种洒脱的气概,桀骜精神的真实写照。

眼色之中实在大有“亮点”可寻。“眼色像刀子一样”“眼光冷得叫人一抖”,这是仇视、鄙视、憎恨、义愤的情绪反映;“目光像太阳一般”“目光中充满了天使般的微笑”,这是温暖、和平、慈祥、善良的心理凸显。“目光如炬”“目光如电”,说的是有远见卓识、高

瞻远瞩;“目光如豆”“目光如鼠”说的是见识短浅、能力低下。

使个眼色,会心会意、配合默契的人常常心领神会——眼色竟会说话;递个眼神,心照不宣,机智而聪明的人常常能接受——眼色能传递信息;察言观色,便知端倪,冷静又能思维的人往往能读懂——眼色又如书本。

生活中有的人眼睛只向上看,常说的额角朝天,实是自己的眼神看别人的眼色讨生活。有的人说话办事只看上司的眼神行事,直把眼色当令箭,唯恐领导不满意,疑神疑鬼,东想西想。在《镜花缘》中,就有这样一段故事:有一富翁带一小厮去访客。小厮先是跟在后面,却见富翁不悦:“我是你主人,并非你的顶马,为何你在我后?”小厮赶忙抢在前面去。走不了几步,富翁又怒:“我非你跟班,你何在我前?”小厮又慌忙退与主人并行。行未数步,富翁再怒:“你非我的等辈,为何与我并行?”这小厮原是惯于眼色行事的好手,没想到这次却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如此说来,看别人的眼色讨生活,实在是很难受的。当然也有

剥成猪肉沫子放到豆瓣酱里,盛进一只大海碗里,再放到饭锅里随饭蒸,饭煮熟了,猪肉豆瓣酱也蒸好了。当母亲将盛有猪肉豆瓣酱的大海碗端出锅时,那股香伴着肉香,令人垂涎欲滴。大家忙盛了米饭,几双筷子一齐伸向大海碗夹猪肉豆瓣酱。在我印象中,最最好吃的是牛肉豆瓣酱。

牛肉本来就好吃,但很难有机会吃到。母亲一年有几次从集市上买来一斤半斤牛肉,洗干净,切成牛肉丁,放进豆瓣酱里拌均匀,因牛肉不易煮熟煮烂,不好放在饭锅里随饭蒸,而是用小锅文火烧煮。等牛肉丁熟了,牛肉豆瓣酱也就做成了。这时,母亲将从自家菜园里拔回来洗干净切成一段段的香葱铺到盛进碗里的牛肉豆瓣酱上面。还没有动筷,喉咙早已“打跟斗”了,白米饭配牛肉豆瓣酱,那个味道,没得说……

母亲做的美味豆瓣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每每想起,就会舌下生津,回味无穷……

◆人生寄语

◎朱国良

领导看下级眼色行事的。那往往是邀功取宠、获得好印象的良机。《红楼梦》前面曾写到贾雨村初到应天府便碰到涉及薛蟠的人命案。“新官上任三把火”,贾雨村本想烧这头把火,来个秉公办案以图报皇恩,不料突然冒出个门子一个劲儿地递眼色,于是贾雨村便退进密室单独召见,这门子说出了“护官符”之类的为官之道,引出一段“葫芦僧判葫芦案”。

欲以一己主观行事,以独立人格生活的人们,看别人眼色行为决策,终不是滋味。人之一生,不看别人眼色也做不到,但也可以把别人那种冷冷的、淡淡的、不屑一顾之类的眼色当作“激将”和激励,咬紧牙关,立定脚跟去自立自强,这样就可以少看甚至不看那种最让人心悸的眼色了。当然今日生活,从眼色中读懂一些东西,是必要的。比如打球配合、生意谈判,比如情人相会、同仁共事……但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我们的眼色,应该对上不仰视,对下不俯视,应采取平视的目光才好。刻意看哪个人的眼色而活着,扭曲了心灵,颓废了情绪,糟蹋了身体,这又何苦来着!